

閻樹國文
谷天宇画

与神游 戏



中国当代名人语画书系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与神游戏

中国当代名人书画系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神游戏 / 闻树国文；谷天宁等画.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6
(中国当代名人语画书系)
ISBN 7-80108-388-1

I. 与… II. ①闻… ②谷…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③漫画 - 作品 - 中国 - 现代 IV. ① I267 ②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1906 号

责任校对：宋葆芳

责任印制：孟祥纯

与神游戏

著 者 闻树国

绘 画 谷天宁等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北京新华彩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80 千字 图数 216 幅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388-1/J · 86

定价：18.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我诚信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次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那是一次真的造神运动，造的是被我们今天看做虚构的真神，神话中的神，不是一个半个，而是一批，就像后世雕塑家的群雕，光名字我们就得写好几天。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比作一座辉煌的圣殿的话，那么，中国的神话则是抵达这一圣殿的路径，而神话人物则是进入这一圣殿的钥匙；事实上岂止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也都概莫能外。它们带着古人身上蛮野的生命密码及其生命的形式，让我们这些在现代文明熏陶下的人来破译；我们在阅读这些神话的时候，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甚至还可以体会到古人身上的体温，那其实是流经我们脉络的古人的血液。

有血液自然就存在血型的区别，其属性自然不是A、B、O、AB，或者任何决定我们性格与气质的奇怪而特异的血型，而是指我们从古人那里继承来的文化气质与禀赋。其实，使用“继承”这个词也是我们的迫不得已，因为“继承”是指在有意识状态下的接受和扬弃；而我们的所谓继承，是指无意识状态下的接受，借用容格的话来说，就是在“秘密渠道”下的被动接受，就譬如我们从一落生开始就随了父亲的姓。你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到《百家姓》里去为自己选择姓氏，除非你一心一意想背叛父亲，否则，这种事情就不是你个人选择的结果。姓不是名，你不随父亲的姓，就不遂父亲的愿，你就像一摊臭狗屎一样遭世人的唾骂和厌弃。

然而，血液也同样分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两种，因而血液又是决定我们健康状况的关键。我希望我的这种说法不至于被理解为“血统论”。事实上，血液即使不是全部，

也是部分地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状况。身体羸弱与身心健康，或多或少与基因，与染色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不能完完全全地摈除了生命的基质，空谈后天的教化与锻炼。否则就不敢算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对神话的态度越是认真，一当明白过来就越是有一种被捉弄的感觉。我们被我们自己所刻意讲究的认真二字捉弄了，或者说我们是被神话或者神话人物捉弄了，事实上我们是被古老的神话愚见和古人的幼稚捉弄了。古人一本正经地把他们的白日梦讲给我们听，我们也拿着鸡毛当令箭，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我们于是也就一本正经地生活在古人为我们所构建的神话机制里，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而且自以为是接受了文明和文化的熏陶；可是，不幸的是，很久以后我们终于明白过来了，我们明白地看到，事实上我们是被古人和他们为我们留下的神话愚弄了。

这种发现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发誓背叛自己的神话信念和信仰：既然我们曾经被神话所耍弄，那么我们也无妨和古人，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神话和那些至尊的神话人物们游戏一把，或可以叫作“一报还一报”吧，反正是挑挑他们的毛病的意思。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一句词，用在这里似乎有失庄严和凝重。但是，神话又确乎是古人的梦，梦境或者梦呓；我们就在神话的梦境，或者说是古人的梦境里，潇潇洒洒地游戏一把，谁让他们和他们的神话欠了我们那么多。这或许就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的意图。既然是游戏的做法，那么读者诸君似乎也就没有和我认真计较的必要了。

闻树园

目 录

一、与神有关的两性游戏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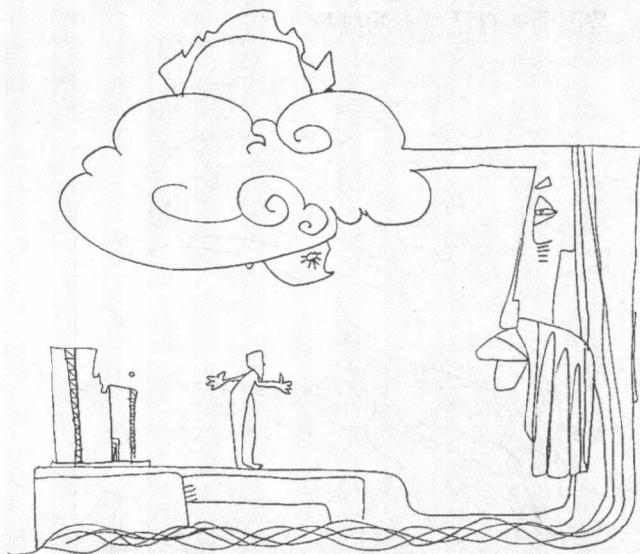
二、与神有关的性别游戏 /62

三、与神生养有关的游戏 /128

四、与糊涂神有关的游戏 /167

五、与神的嬗变游戏 / 182

一、与神有关的两性游戏



盘古死了，留给男人许多麻烦：其身体大到四肢五体，小到发鬓皮毛，一概地变成这变成那，惟独非常抢眼的生殖器却不翼而飞，致使盘古成了一个阉神。设想如果不是阉人，岂能创造出阉神来呢？这即使不是神话编撰者的故意而为，那么也是后来的记录者在盘古的生殖器上做了手脚，我们便也有理由怀疑这种人生理有毛病，要不就是心理出了故障，就像俗话说的：恨人有，笑人无；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的缘故。



二

早在女娲造人之前，盘古就让自己身体里溢出来的精髓，像倾泻而下的瀑布一样飞珠溅玉，尔后又让珠玉成为能够直立行走的人，而女娲的泥泞也不让精髓，作泥溅土进……但是，一男一女各用各的材料各造各的人，这事简直匪夷所思。如若盘古并不急着去死，而是活下来等着女娲的出世；而女娲也不妨早来一些时候，如此功成名就，尔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并且大有些衣锦还乡的荣耀，何乐而不为呢？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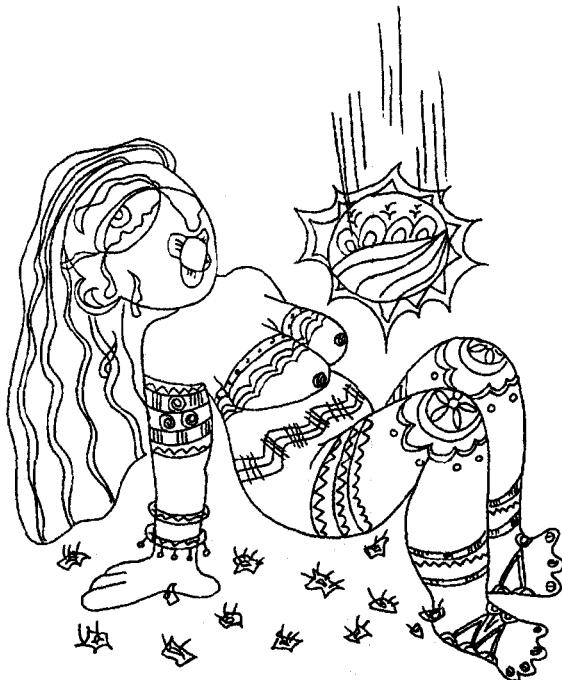
那时候的大地相当岑寂，似乎只有静静的声音，像柔软的毛刷一样梳过来梳过去，又仿佛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荡着两只手，这里那里不停地到处游走，看上去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不久，它等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女娲。女娲不是人，女娲是女神。她故意出现得这么晚，致使盘古死的时候还是个处男……兴许正是因为女娲是个女神的缘故，因此才不需要男人和他们的性。



闻树国
文
谷天宁
画

四

那是一个女人，一个不仅是许多男人同时也是许多女人的母亲，从日落的时候开始就被分娩的痛苦折磨着，微弱的呻吟和大声的号叫；泪水和汗水浸泡着的肉躯，在晦暗而混浊的光线里，像蛇行一样扭摆着，太阳被摇落了，星星被摇碎了，大地天庭也被摇得倾斜；一张痛楚的脸，呈现为扭曲以后的各种各样的变形，不仅恐怖亦无法理解，也无人能代替她的痛苦，人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为她的痛苦而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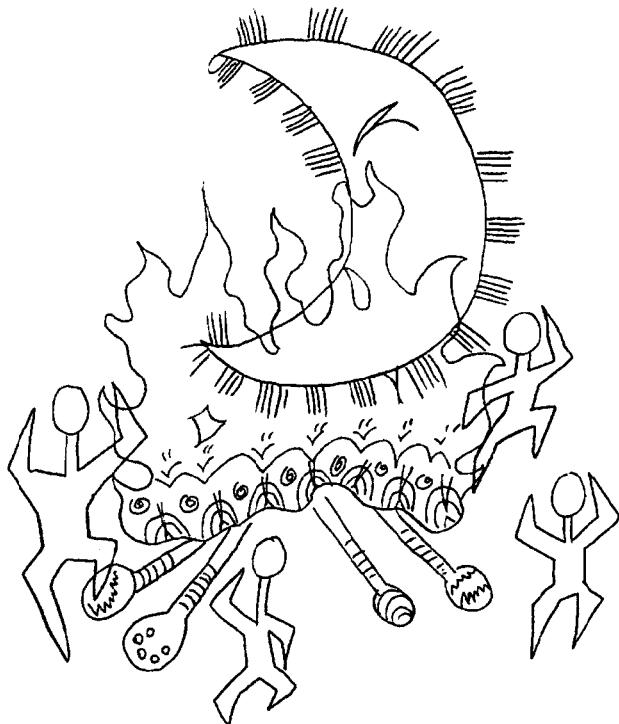
五

想象使早已逝去的时间以及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供我们回忆的远古事件，重又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日落时开始的分娩的痛苦，使人们有了一种联想。这种联想又使人们将日落日出的自然现象与分娩联系在一起。科学与文明的没有被发现，使他们将几乎所有不可知又不可解的自然现象，悉数赋予一种丰富而神秘充溢着宗教气氛的想象，以求解脱日落日出与分娩所给他们带来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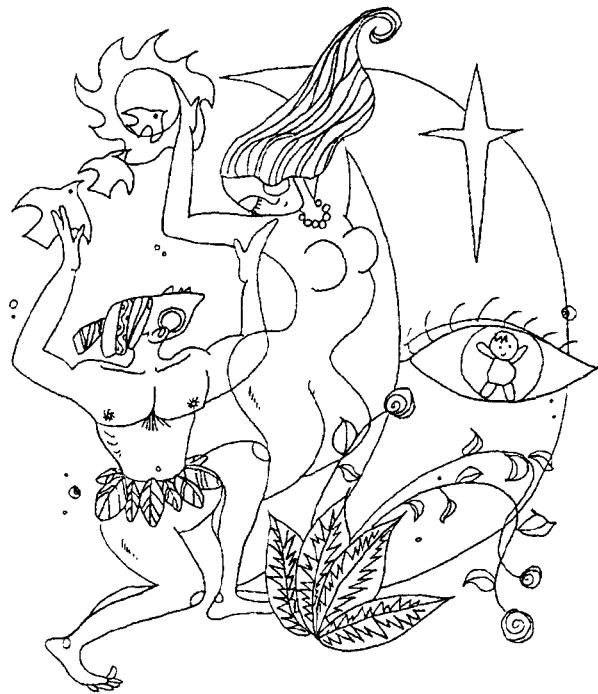
六

太阳已经全部落下去了，太阳光也被海水和山色涂抹尽净，月亮以它幽暗神秘的光的颜色，尽情地涂抹着黝黑或者浑黄或者暗红的大地，而惨白的月亮就被镶嵌在蓝幽幽的夜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从山洞从树上跑到月亮地儿上来，对着神秘的月亮或者点燃篝火或者打击响器，或者载歌载舞或者跪拜长叩，而所有的原始的心智和顽强的意志，都在这最初的神秘的宗教仪式中丧失殆尽。



七

先前对分娩与落日的无可奈何，都变成对月亮虔诚的祈祷和央告，变作巫术和魔力，去追逐落下去的太阳，希求在太阳重新升起的时候，产妇能够完成分娩，以驱除痛苦和由此而产生的恐惧。夜色却在这种仪式中变得越发恐怖神秘不解。这种原始活动进行了几乎整整一夜，当太阳重又升起在海上或者重又悬挂在山上的时候，他们终于听到弱小生命的啼哭声，而产妇的痛苦号叫与呻吟，也被这一声声啼哭所吞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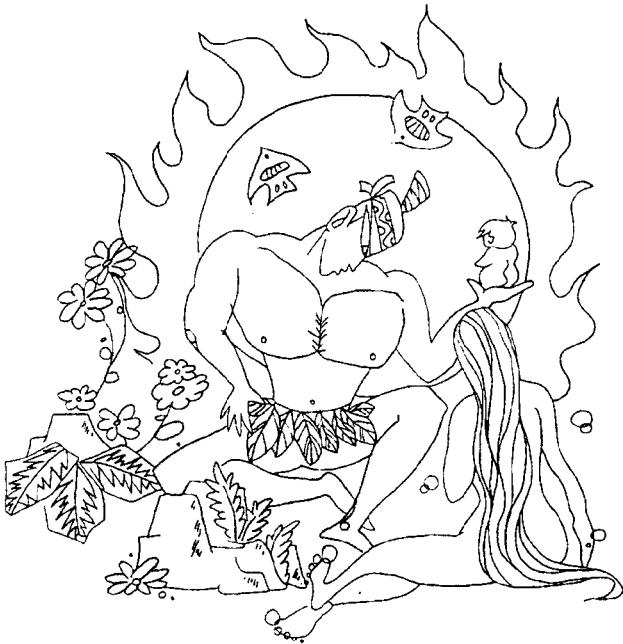
八

一些不幸的产妇终于没能摆脱死亡的追索，而她们留给活人的痛苦和恐惧，却在不断地加剧并且成为纠缠一生的梦魇，尤其是那些曾经享受过交媾时由死者所带来的生理快感和精神愉悦的男人，这种痛苦与恐惧，将变成一生的痼疾，他们沉浸在对死者的追忆中不能自拔。而不断地回忆和重复出现的分娩死难者，也在不断地让他们懂得一些、觉悟一些，同时也学会了对未知的事物寻求一种解释。



九

上古时期的人类初民，并不懂得日出日落与白天黑夜的关系，更不知晓男女交媾与生儿育女的联系。日出时带给他们的惊诧与新奇同交媾时所产生的兴奋与愉悦，同样能使他们的生命充满活力；而日落与分娩，又使他们悸动和恐惧，一个红扑扑的粉色肉团，眼巴巴地从曾经给男人们和女人们带来过无限乐趣和快感的地方，被艰难地排挤出来，令他们手足无措，惶恐不安。



十

他们仅有的想象尽管和雏鸟一样展开翅膀但却无法飞得更远，因而也就无法将生育和男女交媾联系起来。他们无从知道男人们不仅仅只会外出打猎渔猎，而且还能给予女人们的子宫以新的内容，并因此而育化子嗣。当他们看到由女人们体内分离而爬出的生命，后来都长成为和他们一样的大人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究竟谁是第一个人，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讨论。

